

食色 天下4

石章鱼

少年继承者危机四伏的江湖之路
话不说满，事不做绝，最考验人心的是江湖，
能彰显实力的是威望。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少年继承者危机四伏的江湖之路

话不说满，事不做绝，最考验人心的是江湖，
能彰显实力的是威望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食色天下. 4 / 石章鱼著. --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
公司, 2015.5

ISBN 978-7-5502-5101-4

I. ①食… II. ①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80319号

食色天下. 4

作 者: 石章鱼

选题策划: 北京宏泰恒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徐秀琴

策划编辑: 万小红

封面设计: 书舟设计

版式设计: 张 敏

责任校对: 张艳婷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400千字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24印张

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5101-4

定价: 39.80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58572848



01 打点关系是必要的步骤 / 001

年轻最大的好处就是敢想敢干，要么不做，要做就要把事情的影响做到最大。苏乐明白一件事，无论对苏家还是隆基来说，他们在意的绝不是烹饪大赛本身，而是想通过这次比赛重新树立苏家的正面形象，缓和之前已经冷却的方方面面的关系。

02 比的是实力和耐心 / 025

赵光耀也发现了这年轻人身上的淡定和沉稳，但是这并不足以使赵光耀对他产生重视，在赵光耀看来，你来这里是有求于我，我给你脸色你就得受着。想起当年自己找苏东来冠名选秀比赛的时候，居然被他拒绝，赵光耀心里就不是滋味，如今苏东来已经化为尘土，他一定想不到，他们苏家也会有求自己的一天。

03 话不说满，事不做绝 / 069

苏乐清醒地意识到，眼前的平静只是暂时的，自己决不能因为这暂时的平静而麻痹放松。这次东星卫视的事情让他真切感受到世事险恶，虽然赵光耀是罪有应得，可是在背后操纵这一切的人也绝算不上光明磊落。但世上的事往往就是这样，通过正当的途径常常达不到想要的效果，唯有剑走偏锋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。

04 抓住对方的把柄就有了筹码 / 099

苏乐在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先付给张长坤两百万，毕竟东舟水产的事情非常敏感，而现在正是他组织烹饪大赛的关键时期，他不想因为这件事而闹出任何不必要的影响。同时苏乐聘请了摩斯侦探社的李福尔，让他帮助自己调查张长坤，苏乐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张长坤的把柄，只有抓住他的把柄，才能让他乖乖听命于自己。

05 人活在世上，说话做事都要负责 / 131

苏乐道：“世上最卑鄙的那种人就会往去世的人身上泼脏水，如果你有证据，不要找我，你们去找警方。如果你没有证据，在我面前别说这些捕风捉影的话，因为你说了就是侮辱我的父亲，侮辱我们苏家的清誉，就是跟我过不去。人活在世上，说话做事都要负责的。别动不动就给别人扣黑社会的帽子，警方都没有说过，你们凭什么这么说？”

06 美貌的重要性远不如财富和权力 / 169

来到慈善晚宴的现场，苏乐一眼就看到了宗友文，请一两体制内的干部出场，已经成为国内活动常见的定式，宗友文今天也是友情出席，不过他谢绝了主办方邀请自己在开始时讲话的请求。宗友文并不糊涂，他知道在这样的场合下去讲话，没人肯用心去听，非但如此，可能很多人还会把他当成一个迂腐的小丑看待。

07 聪明人之间的合作注定不会长久 / 191

一个人性情上的懦弱绝不代表她的头脑迟钝，许多事苏明月没有决心和气魄去做，但是并不意味着她看不清事实的真相，而正是这种原因才造成了她的纠结和矛盾。苏明月道：“爸走了，你来了，在家里我是老大，我本应该承担更多一点，可是我知道自己的能力，我撑不起这个家，还好爸在这一点上看得比任何人都要清楚，他将苏家的担子压在了你的身上。”

08 多个朋友多条出路 / 227

苏乐翻看着这份翔实的资料，忽然明白周向前找自己的原因，看似在征求他的意见，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他的一种考验，以周向前的心机和智慧根本无需问计于他。合作是一种相互选择利用的过程，他在考验周向前的同时，周向前也在悄悄试探着他的能力。

09 再狡猾的人都会有弱点 / 267

张长坤的事情从表面上来看极其偶然，似乎和苏乐毫无关系，可是如果周向前顶替张长坤的事情属实，就证明桑红袖在张长坤事发之前就已经开始做文章。如果这件事真的是苏乐在暗中策划，这小子的心机着实可怕，庞润良想到这里，一股凉意从心头升起。

10 人和人之间讲究将心比心 / 285

陈云甫对苏乐已经有了一个重新认识，这小子不是那么容易对付，牙尖嘴利，头脑之灵活远超出同龄人。陈云甫过去少有和这样年纪的青年人打交道的历史，在他的固有意识中，像苏乐这样年纪的人，本应该在学校中深造学习，生活在父母的庇护之中，多数都是温室中未经风雨的娇嫩花朵，却想不到年轻人中也有这样的异类，宛如破土而出的青竹，虽然还未长成，却已经有了超人一等的柔韧倔强，足以和风霜雪雨抗争。

11 帮你点一把火，借你一阵东风 / 317

苏乐明白老莫的意思，对庄穷老莫并没有任何的好感，因为父亲当年离开丐帮就是拜庄穷所赐。当年的恩怨距离苏乐已经非常遥远，他和庄穷曾经有过一面之缘，以他对庄穷的印象，那位丐帮帮主应该不是一个坏人。而此后发生的事情也证明，庄穷曾经给他不小的帮助，无论他的目的何在，有一点苏乐相信，庄穷对自己并没有什么险恶用心。苏乐心中存在着太多的疑问，也许只有见到庄穷本人才能找到答案。

12 十八年的蛰伏 / 349

苏乐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一句威胁的话，可薛战却因为苏乐的这番话，内心中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，他知道，自己必须要服从这个年轻人的命令，他之所以敢将自己从精神病院中带出来，不仅仅是因为年少轻狂胆色过人，而是因为的确有了制服自己的把握。薛战忽然发现他并非是无所畏惧的，他也有弱点。他缓缓点了点头：“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。”

01 打点关系是必要的步骤

年轻最大的好处就是敢想敢干，要么不做，要做就要把事情的影响做到最大。苏乐明白一件事，无论对苏家还是隆基来说，他们在意的绝不是烹饪大赛本身，而是想通过这次比赛重新树立苏家的正面形象，缓和之前已经冷却的方方面面的关系。

约法三章

为了烹饪大赛的事情，苏乐决定尽快去一趟宗家，去拜访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宗瀚祥。

苏乐出门去取车，看到老莫已经将他的那辆路虎擦得一尘不染，在那儿等着他了。

苏乐笑道：“莫伯，早啊！”

老莫道：“少爷早，今儿打算去哪里？”

苏乐道：“我自己开车去行吗？”

老莫知道他不想让自己跟着，笑道：“我坐在车里给您押车，保证不妨碍您的事儿。”

苏乐只能点了点头，开车出门后问道：“明叔说是出去办事，他到底办什么事去了？”

老莫道：“我不清楚，他神出鬼没的，可能是个人私事。”

听说是私事，苏乐当然不好再问。

从沙洲豪宅到大巷口并没有多远的距离，十分钟不到就开到了地方，这次苏乐没从正门进去，而是直接驶入了C区，除了A区之外，其他区域都是可以开车进入的。

大巷口商业街区销售中心门可罗雀，其实并不是这帮销售人员没本事，而是这个项目本身的定位就有问题，是申海方面派给隆基的面子工程，最早定位是文化街区，工程完工之后，入驻商家太少，迟迟打不开局面。

苏乐走入销售中心，看到几个工人正在里面收拾整理，销售经理谢宝成在一旁指挥，他已经接到通知让他回公司报到了，这边收拾整理一下全都交给苏家的太子爷。

苏乐并不认识谢宝成，可是谢宝成认识他，身为隆基的一分子，记住新任董事长的样子应该是员工最基本的素质之一。

谢宝成满面笑容地迎了上去：“苏先生，您来了。”

苏乐笑着点了点头道：“过来看看！”

谢宝成道：“苏先生第一次过来吧？”

苏乐道：“算不上第一次，来过两三次了，都是吃饭喝茶。”

谢宝成带着苏乐里里外外看了看，一楼是个展示大厅，有前台，有沙盘，还有业务洽谈室、合同签订室、员工休息厅、客人休息区。二楼有财务室、经理室、文印室、推广部，如今都已经人去楼空。三楼是员工休息的地方。

除了建筑本身自带的三个大平台，后面还有一个大约二百平方米的小院子，可以露天开会喝茶，享受阳光。

苏乐心说，别看这帮人的销售业绩不怎么样，可待遇真是不错。

谢宝成道：“苏先生，真是对不起，这边的销售一直都没做起来，给公司拖了后腿。”

苏乐淡然道：“只要尽到自己的职责就行了，影响销售的因素有很多。”他来到院子里，看到西墙角的水池中养着不少锦鲤，站在小桥上看了一会儿。他不说话，谢宝成也只能老老实实在一旁陪着。

苏乐道：“这里没你事了，把钥匙留给老莫就行。”

谢宝成将钥匙交给老莫，本来他还有些事情要交代的，可他也看得出苏乐对跟他谈话没多少兴趣，何苦自讨没趣呢。

谢宝成走后，苏乐招呼老莫在院子里坐下，沏了一壶茶，一边享受上午的阳光，一边打起了电话。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满祥瑞的，昨天两人喝酒之后还没有联络过。

电话响了几声，都没见满祥瑞接听，弄得苏乐不禁泛起了嘀咕，这厮莫不是要放自己的鸽子吧？真要是那样，这次可就糗大了，自己把大话都说出去了，能否请来满载元的关键全都在他身上。

还好过了十分钟左右，满祥瑞把电话回了过来，他刚刚正在给学生讲课，

不方便接听电话，课间的时候才抽空给苏乐回电。

听苏乐提起昨天的事情，满祥瑞连连道歉道：“老弟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昨儿我喝高了，把你说的事情全都给忘了。”

苏乐道：“你可千万不能忘，这次烹饪大赛的成败我可都放在你身上了。事情我已经开始操办了，组委会成立了，我是主席，你是秘书长。”

那边满祥瑞已经忍不住笑了起来：“听着跟真的似的。”

苏乐道：“当然是真的，咱们组委会的办公地点都确立好了，就在大巷口C区123号，我现在就在这里。”

满祥瑞这才知道苏乐是在玩儿真的，而且已经轰轰烈烈地拉开了筹备比赛的大幕，他那边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道：“成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回头就开始策划比赛方案。”

苏乐道：“你今天有空吗？咱们见面商量商量。”

满祥瑞道：“白天有课，得晚上了。”

苏乐道：“那就晚上，我在这里等你。”

满祥瑞痛快地答应了下来。

苏乐这边刚刚挂了电话，就接到了高大宽打来的电话。听到高大宽的声音，苏乐有点气不打一处来，自己在南武遇到麻烦的时候不见这厮露头，什么事情都办完了，他又出来了。

没等苏乐训他，高大宽那边已经忙不迭地叫起苦来。原来他去南武的第二天就因为急性阑尾炎住进了医院，折腾了一个多星期才出院。

苏乐听他事出有因，也就打消了埋怨他的念头，将自己所在的地方告诉了高大宽。没过多久高大宽就赶到了这里，刚才给苏乐打电话的时候，他正在越江茶楼吃早茶呢。

几天不见，高大宽居然瘦了不少，看来这场病没少折腾他。高大宽道：“咦，这房子是你租的？”

苏乐这才将前因后果跟他说了一遍，高大宽弄明白怎么回事，一双小眼睛顿时灼灼生光：“搞了半天这边都是你们家的，哈哈，这就好办了，以后租金不要交了。”

苏乐横了他一眼道：“亲兄弟明算账，丁是丁卯是卯，该给的一分钱都不能少。”

高大宽撇了撇嘴道：“我就是那么一说，你丫也太不够意思了，越江茶楼是我们家老爷子买下来的，根本不用交租金。”

苏乐笑道：“跟你开玩笑，你还当真了。”

高大宽道：“苏乐，说句不该说的，你小子怎么越来越像个奸商啊？”

苏乐照着他肩膀捶了一拳道：“少胡说八道。”

高大宽掏出一盒中华烟，递给苏乐，苏乐摇了摇头，高大宽自己点上，这边才刚刚抽了一口，就听到一个冷冷的声音道：“谁让你在这儿抽烟的？”

高大宽愣了一下，苏乐抬头一看，竟然是陈夕进来了。

高大宽并不认识陈夕，心说这里是苏乐的地盘，这丫头八成是苏乐的雇员，居然有眼不识泰山，他用大拇指指了指自己的胸膛，一脸傲气道：“你不认识我？高大宽，我是你们苏总最好的朋友……”

陈夕走过来，一把将他的香烟给夺了过去，随手扔在了痰盂里。

高大宽目瞪口呆，他转向苏乐，苏乐居然毫无表示，嘴巴朝一旁墙上努了努，高大宽这才看到上面挂着禁止吸烟的标志。

苏乐朝陈夕笑了笑：“来啦！”他领教过陈夕的厉害，对她显得非常客气。

陈夕今天看来情绪不佳，虎着小脸：“你进来，我有事找你。”

苏乐乖乖站起身来，向高大宽笑了笑，高大宽被弄得一头雾水，这两人搞什么？到底谁才是这里的当家？

苏乐跟着陈夕来到总经理办公室，向外面看了看然后关上门：“喂，给点面子，那是我朋友啊！”

陈夕道：“是不是你把我调过来的？”

苏乐心说天理良心，我躲你都来不及，我还要把你调来？他笑道：“小妈说你能力比较强，而且我和公司部门的其他人也不熟悉，所以想来想去，就只有你合适了。”

陈夕满脸狐疑道：“就这样？”

苏乐点了点头道：“就这样！”看到陈夕怀疑的眼神，他又解释道，“我发誓，我连一丁点儿的歪心邪念都没有，绝对是为了工作。”

陈夕在大班椅上坐下：“嗨，真没看出来，什么时候那么敬业了？”

这房间里只有一张椅子，被陈夕坐了，苏乐只能把屁股一歪坐在桌子上了：“我倒是不想接这事儿，可我昨儿不是喝多了吗？头脑一热就把事情给应承下来了。”

陈夕经历了她昨天醉酒的全过程，知道他和满祥瑞的谈话内容，秀眉蹙起，今天她换了一副原木框的眼镜，昨天的那副眼镜从楼顶坠落下去了。陈夕轻声道：“你这人做事有点不着调，确信自己不是三分钟热度？”

苏乐道：“你不了解我，我做事一直都是很认真的。”

“老王卖瓜，自卖自夸！咱们把话说到前头，既然你决定成立这个组委会，就要认真把事情做好了，如果你不称职，只是巧立名目，满足一下自己的权力欲，我马上就走。”

苏乐点了点头道：“成，你放一百个心。”

“还有，以后你必须对我尊敬守礼，不许有其他想法。”

苏乐有点欲哭无泪了，平时还真没有其他人把自己当成坏人看，这倒是头一回，他点了点头道：“成！”

陈夕又道：“对了，我闻不得烟味儿，你的那帮狐朋狗友不许在办公场所抽烟。”

苏乐道：“丫头，管得忒宽了点吧，他们在室外抽两支也不算违法吧？”

陈夕道：“别让我看见。”

苏乐道：“交代完了吗？”

陈夕点了点头。

寻求合作

苏乐道：“你交代完，该我给你安排点事儿了。咱们这么大地方，怎么都需要两名保洁人员吧？前台也得要两个，平时负责招待客人端茶送水。”

陈夕道：“真是少爷脾气，不过这也算合情合理，放心吧，我来操办。”

苏乐心说我就是一苦孩子出身，能有什么少爷脾气，他又道：“对了，我看三楼有些空房间，你回头去添置一些被褥。”

“干什么？”陈夕顿时警惕起来。

苏乐道：“我初步计划在五天内拿出完整的策划方案，所以不排除彻夜工作的可能。”

陈夕道：“我先声明，我是不可能加班熬夜的。”她对苏乐所说的敬业抱有高度怀疑态度，在她的印象中，这家伙好像连一点正经事都没做过。

苏乐道：“你就是想留下，我还怕毁我名节呢！”

“你再敢胡说？”陈夕抓起桌上的记事本作势要丢他。

苏乐笑道：“主要是我想跟其他人商量，而且中午不走也方便午休。”

陈夕想了想，点了点头道：“好吧，这些小事你别管了，我来安排，其他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尽快拿出你所谓的策划方案。我给你透一个底儿，公司那边专门出动公关部和推广部的几位高手在做方案，如果咱们这边做出

的方案被否决了，到时候你这个董事长可是颜面无光啊！”

苏乐笑道：“我无所谓，无论用谁的方案，对公司有好处就行。”苏乐名利心向来不重，更何况无论用谁的方案，到最后还不是给苏家做宣传？

陈夕道：“那可不成，真要是拿不出像样的方案，公司肯定要有有人说你了。”

“说我什么？”

“说你是个庸碌无能的败家子。”

苏乐道：“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，如果一个人太在意别人的看法，活着也没什么意义，要搞清楚咱们是为自己活着，不是为别人活着。”

陈夕道：“跟你这种人怎么就讲不通道理？”

苏乐回到院子里，高大宽仍然在那里等着他，趁着陈夕不在，这厮趁机又抽了一支烟，看到苏乐回来赶紧把烟给掐灭，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。

苏乐来到他身边坐下，端起茶杯喝了两口。

“她谁啊？”高大宽神秘地问道。

苏乐道：“一个远房表姐。”

高大宽道：“你表姐表妹啥的可真不少啊！”

苏乐道：“跟你有什么关系？”

高大宽道：“咱俩不是哥们儿吗？所以我得关心你，也有责任提醒你，那啥，身边诱惑太多，千万要把持住自己，一不留神，小心犯错，犯错不要紧，名节重要，那可都是近亲哪！”这厮拿捏出一副苦口婆心的模样。

苏乐了解这厮的德行，懒得理会他。高大宽向他凑近了一些：“我是真担心你，不如我牺牲一下，帮你分担分担。”

苏乐眼皮翻了翻道：“大宽，我是真不想害你，你知道陈夕最厉害的是什么吗？”

高大宽笑了笑说：“嘴，明晃晃的一口钢牙，谁得罪她估计能连皮带骨头一起给嚼了。”

苏乐看了看周围，得亏陈夕没听见，如果让她听到，保不齐要把高大宽一通痛揍。

高大宽道：“不对啊，我怎么感觉你对她有点发怵啊？”

苏乐道：“你懂个屁，我这是好男不跟女斗，没跟她一般计较，实话跟你说，她是一武林高手。”苏乐做了个用手劈砍的动作，“空手劈砖，轻轻松松一块红砖就被劈开了，你觉得是你脑袋硬还是砖头硬？”

高大宽吓得吐了吐舌头，然后目光落在苏乐的脑门上，若有所悟道：“我

明白了。”在他看来，苏乐脑门上的伤口十有八九就是陈夕给造的，事实也的确如此。

提起这事儿苏乐不免有些脸红，他尴尬地咳嗽了一声道：“我这脑袋是喝多摔的。”

高大宽嘿嘿笑了一声：“我明白。”

看他的表情，苏乐就知道，自己解释也是白搭。

高大宽道：“对了，我找你还真有正事儿，唐诗的事儿。”

听到唐诗的名字，苏乐目光一亮。自从上次和唐诗分别之后，两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，离开申海之前，苏乐曾经打过几次电话，可因为唐诗关机，回来后一直都没有联络。人和人之间往往就是这样，本不想疏远，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自然而然就变得疏远。

高大宽道：“梁姗姗周末过来，我跟她说好了，给你和唐诗创造一次邂逅的机会。”

苏乐点了点头：“谢了！”

高大宽道：“怎么了？怎么感觉你不像过去那么兴奋了？”

苏乐道：“我还是过去那个我，没什么变化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他不由得想起那天晚上K歌的情景，唐诗阻止他出去从根本上来讲还是为了他好，当时自己却因为高大宽被打而热血上头，唐诗的任何话都无法听进去，也难怪她会生自己的气。

高大宽之所以这么热心帮忙，也是因为在这件事上对苏乐有所歉疚，他认为正是自己的原因才造成了苏乐和唐诗之间的芥蒂。高大宽道：“唐诗是个不错的女孩子，如果有人愿意像她维护你一样维护我，我绝对死心塌地地跟她走。”

苏乐淡然笑道：“我时常在想，自己是不是没有能力带给她开心快乐？”

高大宽道：“苏乐，你是个出色的人，真的，就算你不是苏家少爷，就算你没有继承那么多财富，你一样不是寻常人，你将来一定会大有出息。”

苏乐摇了摇头：“安慰我！”

“我说的全都是真话，苏乐，你是当局者迷，看不到自己身上的优点，我要是一女人，我也会爱上你。”

苏乐刚喝到嘴里的一口茶全都喷了出来，连连咳嗽道：“我说你丫是不是想害死我？”

高大宽道：“那啥，你还没说在这里准备弄什么。”

苏乐这才将自己准备举办一次烹饪大赛的事情说了。高大宽一听顿时来

了精神，这厮本来就是无所事事的主，没热闹都想找热闹往上凑，听到有这样的盛事，他马上请缨道：“算我一个，算我一个，我不在乎职位，你让我当司机当助理都行，实在不行，你让我当勤杂工。”

苏乐道：“别急，本来就打算把你计算在里面，我们隆基主办这样的比赛还是第一次，毕竟我们过去从未在饮食行业有所涉猎，你老爷子的新越江可是餐饮界的龙头企业之一，这方面的人脉他肯定会有很多吧！”

高大宽道：“成，我让新越江组团过来参加。”

苏乐道：“不仅仅是组团，我打算邀请你爸合作，这事儿得你来牵线搭桥。”

高大宽拍了拍胸脯道：“你放心吧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，不管出钱还是出力我都答应，不过，你是不是得给我个一官半职的？”这厮开始提条件了。

苏乐道：“委员吧，让你当组委会委员，常委！”

高大宽倒也不贪心，用力点了点头道：“回头我就去印名片。”

苏乐笑道：“不用心急，这事儿交给陈夕去办。”

和新越江合作是苏乐一开始就产生的想法，正如他所说，虽然隆基实力雄厚，但是在餐饮界从未有过涉猎，想要成功举办这样规模的烹饪大赛，单单是花钱还不够，必须有一个在餐饮界拥有相当人脉和实力的人介入，他想来想去，最合适的人无疑就是柳广印。凭他和高大宽的关系，促成这件事应该并不难。

年轻最大的好处就是敢想敢干，要么不做，要做就要把事情的影响做到最大。苏乐明白一件事，无论对苏家还是隆基来说，他们在意的绝不是烹饪大赛本身，而是想通过这次比赛重新树立苏家的正面形象，缓和之前已经冷清的方方面面的关系。

苏乐绝非陈夕所说的庸碌无能的败家子，虽然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万贯家财，他却从不认为这些财富属于自己。他不在乎钱，他真正在乎的是对父亲的承诺，尽自己所能，为苏家做一些事。他明白，虽然他和桑红袖之间的关系看起来和睦，但是真正促使他们能够走到一起的原因是利益，千机门之所以愿意捧他当接班人，原因也是利益。想要维持目前的状况，就必须让利益长期稳定下去，让每个人都能够看到利益，这样才能吸引大家继续团聚在一起。如果有一天利益崩塌，那么就意味着分裂的来临，对苏家或是对他自己可能都意味着末日。

当天下午，苏乐让老莫送自己去了团市委，前往那里拜会了宗友文。依着桑红袖的意思，本想让他以探病的名义去探望宗瀚祥，可苏乐却认为，宗

瀚祥那位老爷子远不如宗友文容易相处。虽然宗友文和大姐苏明月的婚约已经不在，可是从他和宗友文的几次接触来看，宗友文这个人倒也是条坦荡磊落的汉子。

苏乐毕竟刚刚进入社会，对官场中的事情并不了解，身为申海团市委副书记的宗友文并不是随随便便能见到的。

企划方案

前去拜会的时候首先就被门卫拦下了，苏乐解释了一通，将自己的详细信息登记之后方才获准入内，等到了宗友文的办公室前又被告知，他正在开会。苏乐只能在门口等着，他对官场中的文山会海并无概念，没想到这一等就是整整一个下午，直到下午四点半，方才看到宗友文回来。

宗友文也没想到苏乐会到单位来找自己，他有些错愕道：“苏乐，你來也不给我打个电话？”

苏乐苦笑道：“友文哥，我以为来到这里就能见到你呢，没想到你开会开了这么久。”

“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开会。”他指了指自己的办公室道，“进去坐。”

苏乐跟着宗友文走入他的办公室，发现办公室很小一间，也就是十多平方米的样子，和他现在大巷口C区123号的办公室不能比，更不用说隆基的董事长办公室了。从办公室的布局来看，宗友文是个清官。

房间很小，收拾得井井有条，除了办公桌椅就是书架，书架上面摆放着很多书，苏乐凑过去看了看，全都是政治书籍，没有他感兴趣的。

宗友文给他倒了杯茶，笑道：“你來找我有事啊？”

苏乐接过他递来的茶杯，喝了口茶道：“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我有事情想请你帮忙。”

宗友文指了指对面的椅子，苏乐在椅子上坐下。这椅子也非常破旧了，坐上去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，让人不免担心很可能会随时散架。

苏乐简略将自己的想法说给他听了，宗友文一边听一边点头，等苏乐说完，他马上道：“这想法不错，举办这么大规模的烹饪大赛需要不少钱吧？”

苏乐道：“钱的问题不用你操心，我们隆基承担这次的全部活动经费并以我们公司的名字来冠名，只是我考虑到，如果只是我们隆基挑头在搞，在公众面前没有太大的说服力，所以想团市委出面，这样就有一定的官方意义

了，在公众眼中也更有说服力。”

宗友文早就看出苏乐的目的了，他笑了笑，沉吟了一下道：“我个人方面肯定会无条件支持你，不过团市委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，这种事情必须上会，你知道的，我在团市委是个副职。”

苏乐本以为这件事并不需要花费太大的周折，应该是见到宗友文就能定下来的事情，没想到见到他仍然没有确切的答复，不由得有些失望。

宗友文在官场多年，善于察言观色，从苏乐的脸上自然捕捉到了他细微的表情变化，他笑道：“我可不是推托敷衍，体制中的事情，必须走程序，你不在体制中，不了解我们的做事方法。这么着，我明天找刘书记面谈，如果能确定，我第一时间给你电话。”

苏乐听他这样说也只能如此，点了点头道：“好吧。”

宗友文看了看时间道：“我得走了，最近我爸身体不好，要请你吃饭只能改天了。”

苏乐知道他并没有撒谎，昨天见到宗瀚祥状态就不怎么样，他问道：“宗伯伯昨天去夏济生那边问诊的情况怎么样？”

提起这件事宗友文不由得叹了口气。

苏乐道：“不是说夏济生号称‘一针见血’，不管多重的病人到他手里都一针见效吗？”

宗友文摇了摇头道：“哪有那么神乎啊！都是外界在传。我爸在他那里看了几个月，开始的时候倒是有些起色，可最近越发加重了，今天去找他复诊，他也拿不出什么太好的方案，我正为这事儿发愁呢！”

苏乐道：“友文哥，我有一朋友也是学中医的，他家的医术是祖传的，很厉害，要不我带他过去给宗伯伯看看？”

宗友文虽然感激苏乐的好意，可是他并不认为苏乐认识什么高明的医生，他笑道：“有机会再说吧！”

苏乐道：“您别觉得我在开玩笑，真的，我那朋友真的很厉害，我本来就想去探望一下宗伯伯，反正多个人看，多一个机会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盛情难却，宗友文点了点头道：“要不这样，方便的话你能约你那位朋友明晚去我家里吗？”

苏乐道：“没问题啊！”

宗友文道：“我让家里准备饭菜，到时候咱哥儿俩喝两杯。”

苏乐道：“成！”